

從科儀音樂看台灣南部道士的派別

許瑞坤

(國立台灣師大音樂系副教授)

1986年起，我在許老師的指導之下開始了台灣道教音樂的研究工作，十多年來陸續做了不少的田野調查。欣逢老師七十大壽，謹獻上這篇研究成果，聊表對老師的敬意與提攜之恩。

前言

傳統上，中外的道教研究學者都把台灣的道士分成南北兩大派——北部的正一(或正乙)以及南部的靈寶。這些學者包括法國的施博爾(K. Schipper)、勞格威(J. Lagerwey)、美國的薩索(Michael R. Saso)、日本的大淵忍爾(Ninji Ofachi)以及台灣的劉忍爾、劉枝萬、李豐懋、呂鍾寬、丁煌等。如果我們從道法的傳承，施行的儀式、使用的經書等各方面加以比較就可以明顯地看出這兩個派別之間的差異。而這些差異產生的主要原因，在於兩派在大陸祖籍地的不同¹。

至於台灣南部，一般人習稱的「靈寶道士」，他們的分佈範圍以台南縣市為核心，並遍及中部台中、彰化、雲林及嘉義等地，在台北地區亦有少數道壇係由中南部移入之靈寶道士主持²。

如果從施博爾、勞格威、大淵忍爾、劉枝萬等學者的研究成果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研究的對象所居住的地域範圍，北起基隆，而南邊幾乎是以台南縣市為最南界線。就地理位置與移民歷史看來，台南無疑是台灣早期最重要的開發城市之一，在這裡的道教活動必然也是最興盛發達的。周圍鄰近的鄉鎮縣市隨著移民的遷徙，逐漸地以台南為核心而往外輻射，因此，這一個道派的勢力，也以台灣的南半部為主要的活動範圍。

¹ 見“道教學探索(二)”丁煌主編，成功大學歷史系出版，1989。“台灣北部道士世系調查(Ligneés Taoistes de Nord de Taiwan)”勞格威撰，載“遠東雜誌”(Cahiers d'Extreme-Asie)，1988 第四期。

² 見“台灣的儀式與音樂”p.444-447 呂鍾寬，1994。

一九九一年，我嚐試著開始選擇一兩個南部的道教活動做為另一個研究階段的起點。最初，我選定了屏東縣東港鎮的「王船祭」中的建醮活動為研究對象，一來是它的地理位置處於台灣的南端，主要的還是它的歷史悠久以及規模龐大，歷時七天的祈安水火清醮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在經過田野工作的採集、與道士界的接觸以及錄音資料的分析整理之後，我發現了這個道士團在儀式中所使用的音樂與台南地區的完全不同³。這個發現引起了極大的興趣，於是我又先後做了幾次的田野調查⁴，並訪問了在這個地區活動的幾位知名道士⁵。經過整理之後，可以確認在台灣南部的道教活動中，實際上存在著兩個差異頗大的不同派別。

要界定道士派別的分歧，當然要從許多方面加以比較分析，其中科儀的內容、使用的經書、道法的傳承、道場的搬演都是主要的因素。台灣南部的兩個道派由於地理位置緊鄰，而且其祖籍同樣以大陸的福建地區為主，所以在儀式執行的內容上也有許多相同之處，本文擬就其中的異同加以比較。

這一個與傳統上所稱的「靈寶派」道士不同的派別實際上並沒有特定的稱呼。在田野工作中經徵詢多位資深道士，他們慣常以「我們高屏的…」來自稱，而對於傳統靈寶派則稱之為「他們台南靈寶的…」。為了研究上的方便，本文中暫以「高屏派」與「靈寶派」來加以區別。

一、兩派的相同點

「靈寶派」與「高屏派」就表面上看來，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並不大。不論就執行的儀式、使用的經書、科儀的內容、穿著的道袍、道士的稱呼等，都有許多相似之處。

(一)執行的儀式

³ 筆者曾於1986年12月，做過高雄縣湖內鄉田尾村五朝清醮的田野工作，主壇道士為台南市的賴龍飛。

⁴ 之後的田野調查包括了：1993高雄左營慶隆宮三朝祈安清醮，1996年11月高雄縣大寮鄉二朝功德法事，1997年10月東港迎王祭中的五朝祈安清醮以及1997年3月高雄縣大湖鄉五朝祈安清醮。

⁵ 這些道士包括了林德勝、吳麟藏、吳東旭、林琨傑、朱文成、陳億進等。

就道教的三種基本儀式：道場、功德和法場之中，靈寶派與高屏派道士均以施行前二者大型儀式為主，台灣北部的正乙派道士把這種情形稱之為「紅黑兼做」。所謂「紅」的部分又稱為「吉事」，指的是道場，以通常俗稱的「做醮」最常見；所謂「黑」的部分，指的是為死者超渡的喪儀，一般俗稱「功德」。至於專為罹患重病或遭逢厄運所施行的驅邪法術，北部道士稱為「法場」的儀式，在南部的靈寶派和高屏派中從來不曾出現過。由於民間仍有收驚、驅邪、收魂、改過等民俗上的需要，在台灣南部通常都是由一些依附在廟宇中的「紅姨」或「紅頭師公」來施法，而這些民俗儀式的執行者，一般的道士界並不將他們視之為正統的道教一分子。

就道場的「做醮」科儀而言，「靈寶派」與「高屏派」幾乎是完全一樣的，以下是兩派的「五朝清醮」儀的比較：⁶

	靈寶派	高屏派
第一天	焚油逐穢	發表
	發表	祀天旗
	祀天旗	祝祀觀音
	朝天儀	玉皇經
	午供	午供
第二天	分燈	謝話
	道場進茶	早朝
	朝天儀(續)	朝天儀
	午供	誦道德經
	宿啟	午供
第三天	早朝	分燈
	午朝	重白
	午供	朝天儀(續)
	晚朝	午朝
	宿朝	午供
第四天	重白	誦玉皇經
	誦玉皇經	誦三官經
	誦三官經	宿啟
	誦北斗經	三官儀
	進表	午供
第五天	午供	誦五斗經
	三官儀	放水燈
	放水燈	晚朝
	萬靈星燈	
	誦玉皇經	
第五天	午供	進表
	降九御(入醮)	萬靈星燈
	普渡	降九御(入醮)
	謝壇	普渡
		謝壇

⁶ 下表中靈寶派的科儀摘自大淵忍爾 1983 年的「中國人的宗教儀禮」第 183 頁。高屏派的科儀摘自筆者 1993 年的「東港迎王祭典中齋醮科儀音樂研究」第 31 頁。

從上表看來，靈寶派和高屏派的科儀內容，除了次序上稍有差異之外並沒有多大的不同。靈寶派獨有的科儀是「焚油逐穢」、「道場進茶」和「誦北斗經」。高屏派獨有的科儀則為「祝祀觀音」、「謝誥」、「誦道德經」以及「誦五斗經」。

事實上，靈寶派的「焚油逐穢」科儀是在整個齋醮儀式正式開始的前一天晚上進行。「道場進茶」科儀的內容和高屏派的「早朝」科儀完全一樣。換句話說，靈寶派做了兩次的早朝科儀但是名稱不同。至於靈寶派的「誦北斗經」在高屏派則是以「誦五斗經」來取代。在高屏派獨有的兩個科儀當中，「祝祀觀音」是每天早上必做的一個小科儀；而「謝誥」則是在「誦玉皇經」之後接著進行的一個科儀，時間約為一個半小時。

靈寶派和高屏派使用的經書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差異，如果我們詳細比較它們的內容就可以發現兩派之間幾乎完全一樣。但是在經書的名稱上則存在些許的不同，例如靈寶派的發表科儀使用的經書名為「金籙玉壇發表科儀」，高屏派的經書名為「靈寶玉壇發奏科儀」。靈寶派早朝科儀所用的經書為「金籙早朝科儀」，而高屏派的則為「靈寶金籙早朝科儀」。

(二)道士與樂師

靈寶派和高屏派的道士在職級上都是只分為道士和道長兩種，彼此在工作內容上也有明確的劃分。實際上在科儀執行上，還有高功、都講、副講、持香、引班等不同的名稱，但是具道長身分者只能擔任高功的角色，其餘的則都由道士來擔任。道士晉升為道長的程序，靈寶派和高屏派也都是同樣地以「登刀梯」為必備的條件。在執行科儀時，道長均穿著絳衣，而道士則穿道袍或海青。

靈寶派和高屏派的道場或功德的科儀中，通常有四位職業性的樂師來擔任伴奏或串場的音樂演奏，其中兩位是打擊樂器，頭鼓手為樂隊的主導，二鼓手兼為道場科儀中的總務工作，另兩位則負責旋律樂器，以嗩吶和嗶仔為主，偶爾亦拉)壳仔弦或彈奏三弦。

二、兩派的相異點

(一)科儀的次序

雖然整體而言，兩派的科儀內容大同小異，但是對於不同科儀次序的安排，彼此之間仍有明顯的差異。以道場中極為重要的三個朝科（早朝、午朝、晚朝）為例，靈寶派將之安排在同一天之中執行完畢，這可能是這一派的傳統慣例⁷。相反地，在高屏派的道場中，從來不曾見過此種情形，通常他們是將這三個朝科分別排在不同的日子裡。除此之外，「誦玉皇經」是五朝醮中必備的科儀之一，靈寶派將它安排在一個半天，而高屏派的誦經時間則相對的較短，因為他們接著另外執行一個「謝誥」的科儀。

靈寶派和高屏派儘管在科儀的內容上十分近似，但是在儀式的氣氛上則有些不同。一般而言，靈寶派的步調較高屏派要來得緩慢一些，下表是兩派在執行道場的重要科儀時所用的時間比較表，其中靈寶派是由台南道士陳喻主持的1964年台南縣西港鄉瘟醮祭典⁸，而高屏派則是由林邊鄉道士林德勝主持的1991年屏東縣東港的水火祈安清醮⁹。

科儀名稱	靈寶派	高屏派
發表	2:00	1:25
午供	0:55	0:30
早朝	2:30	1:55
午朝	2:20	1:30
晚朝	2:40	1:45
宿啟	2:00	1:55
分燈	0:45	0:35
進表	1:00	1:30
普渡	1:50	1:35
重白	0:55	1:35
玉皇經（三卷五品）	3:25	2:30
降九御	1:20	0:50
朝天儀（I、II卷）	1:20	0:50

從上表可以看出除了「重白」和「進表」科儀之外，靈寶派每一個科儀所使用的時間都較高屏派為長。「進表」科儀俗稱「拜天公」，事實上它不僅是道場中的一個科儀，而且也是民俗信仰中極為重要的一種祭拜活動。這個

⁷ 參見劉枝萬1983，第335-336頁，大淵忍爾1983，第183頁，呂鍾寬1994，第104頁。

⁸ 參閱劉枝萬1983，第346-400頁。

⁹ 參閱許瑞坤1994，第32-47頁。

科儀通常是在廟外廣場進行，除了由主壇道士團廣邀各地道長前來助陣之外，同時整個科儀也開放給所有信徒共同參與，這與其他科儀均在封閉式的廟內道壇進行有很大的不同。「進表」科儀由於規模盛大，往往形成整個建醮活動的高潮，所以承辦祭典的執事人員也最為重視這個節目，這也是現今的建醮活動中，「進表」科儀所耗時間遠較舊日時為長的主要原因。

上表的兩個建醮活動執行時間相隔了二十七年之久（1964 和 1991），因此這樣子的比較也許仍有疑點存在。因為現代社會中的生活步調遠較往日為快，所以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關的宗教活動也勢必要進行得稍為迅速一些。由於筆者未曾對於現今的靈寶派道場做過詳盡的考查記錄，無法就目前的實際情況做一比較。但是根據田野的訪問，高屏道士皆稱在同一科儀中，靈寶派道士在儀式執行時的速度明顯的要比高屏派慢上許多，這仍有待進一步的證實。

在道壇科儀的執法道士人數上，高屏派明顯地比靈寶派要來得多。根據呂鍾寬的說法：「依科儀之須要，靈寶科儀道士的基本人數 5 名，正一派科儀則 3 名即足，實際上為增加排場之威儀，常增加 2-4 人…」¹⁰。高屏派在道場中，除了少數誦經或讀懺科儀之外，重要科儀均至少有七位道士在場，有些特別的科儀如發表、進表等，甚至有十三到十五名道士參與。

下表是一個高屏派道場持法道士人數的統計表：

科儀名稱	道士人數	
發表	高功 5	道士 8
祀天旗	高功 1	道士 6
祀觀音	高功 1	道士 6
午供	高功 1	道士 6
誦玉皇經	道士 1	
謝誥	高功 1	道士 6
早朝、午朝、晚朝	高功 3	道士 6
誦朝天懺	道士 1	
分燈	高功 1	道士 6
重白	高功 1	道士 6
禁壇	高功 1	道士 6
啟聖	高功 1	道士 6
誦五斗經	道士 1	
進表	高功 7	道士 8
萬靈星燈	高功 1	道士 6
請神降九御	高功 5	道士 3
普渡	高功 7	道士 6

¹⁰ 見呂鍾寬 1994，第 32 頁。

通常在場的六位道士在職務上的稱呼為何？我曾請教高屏派的資深道士，他們依職務的重要性分別是都講、副講（副都講）、助都講、助副講、引班和持香。

(二)儀式音樂

如果就靈寶和高屏兩派相同點來加以觀察，我們可以據以判斷：台灣南部的道士都屬於同一個教派。但是如果我們將儀式中使用的音樂也歸之為整個儀式組成的極重要的部分，那麼這一個結論將會受到根本性的動搖。因為從第一個科儀開始，當道士們登上道壇，開口吟誦出第一首「步虛」起，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發現，這兩個道派的科儀音樂是完全的不同。

以下就道場中擇一具代表性的重要科儀「早朝」，以科儀使用的經書為本，依其進行步驟逐一加以比較靈寶和高屏兩派的經書內容以及科儀音樂的差異¹¹。

科儀書名：靈寶派為「金籙早朝科儀」，高屏派為「靈寶祈安清醮早朝科」。

科儀初始，眾道士依序入壇，靈寶派由都講高誦「道眾升壇，各三禮」，高屏派誦「宗師保舉天尊」，然後接唱「步虛」，兩派旋律完全不同，〈見譜例 1, 2〉

¹¹ 靈寶派經書引自大淵忍爾 1983，第 297-309 頁；高屏派經書由道長吳東旭提供。科儀音樂部分，靈寶派引自呂鍾寬 1994，第 222 至 266 頁；高屏派為作者 1991 年在屏東東港田野採集。



<譜例 1> 靈寶派"步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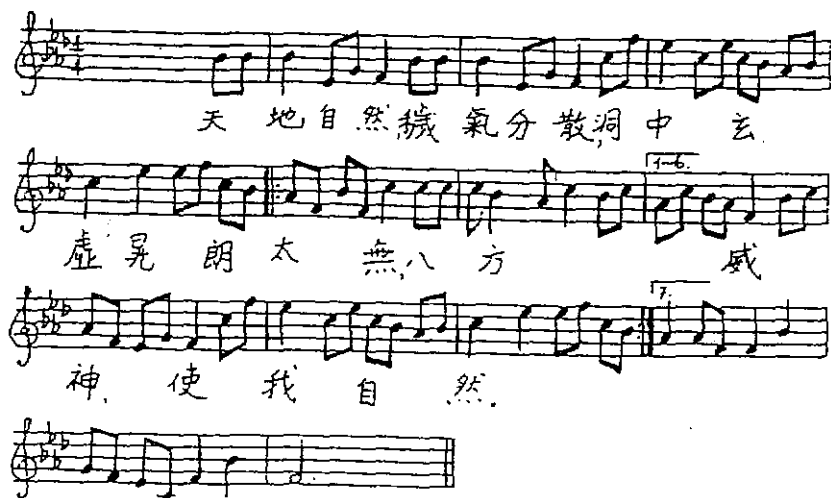


<譜例 2> 高屏派"步虛"

「步虛」之後，隨即淨壇，兩派均唱「天地自然」，曲調各異：〈見譜例 3，4〉



〈譜例 3〉 靈寶派“天地自然”



〈譜例 4〉 高屏派“天地自然”

高功以劍及淨水分別洒淨各神壇，然後高誦「道場眾等人運心皈命三寶，滅一切念」，隨即魚貫至各神壇前上香，此時眾道士齊唱「彌羅範」〈見譜例 5，6〉



〈譜例 5〉 靈寶派“彌羅範”



〈譜例 6〉 高屏派“彌羅範”

運香完畢，高功邀請天師真君降臨壇所，四道士分別高聲朗誦「雲輿已降」、「鶴駕來臨」、「醮事功完」、「虔當奉送」。都講接誦「早朝昇壇、燒香關奏」，此時高功將頭冠插上「仰」，發爐密咒後將手爐交給信徒代表，在發爐當中，眾道士低聲吟唱「道由心學」，兩派均以散板形式演唱此曲，但旋律內容不同。（見譜例7，8）



<譜例 7> 靈寶派"道由心學"



<譜例 8> 高屏派"道由心學"

仔細比較這兩個吟誦的曲調，仍然可以看得出它們彼此之間的骨幹音是十分近似的。〈見譜例 9〉，但是由於高屏派在演唱時另加了較多的裝飾音〈譜例 9 中括弧的音〉，所以若不細心聆聽就很難發現它們的相似之處。



<譜例 9>

接著眾道士齊誦「各禮師存念如法」，並接唱「衛靈咒」。雖然此曲在經書上註明是由都講和副講交互輪唱，但是在呂鍾寬的書中並未見到此曲，高屏派的衛靈咒則是由眾道士齊唱出來。〈見譜例 10〉





<譜例 10> 高屏派"衛靈咒"

接著高功密念做法，眾道士齊吟「鳴法鼓二十四通」，兩派曲調又各不同。〈見譜例 11，12〉但是我們仍可由其中找出線條近似的骨幹音。〈見譜例 13〉



<譜例 11> 靈寶派"鳴法鼓二十四通"



<譜例 12> 高屏派"鳴法鼓二十四通"



<譜例 13>

接著，高屏派的高功唸出一段經文，而靈寶派的高功卻是以一種近乎吟唱的曲調將它唱出。〈見譜例 14〉。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老君，召出

臣等身中三五功曹左右香官使者，左右捧香驛龍

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玉帝

值符值日香官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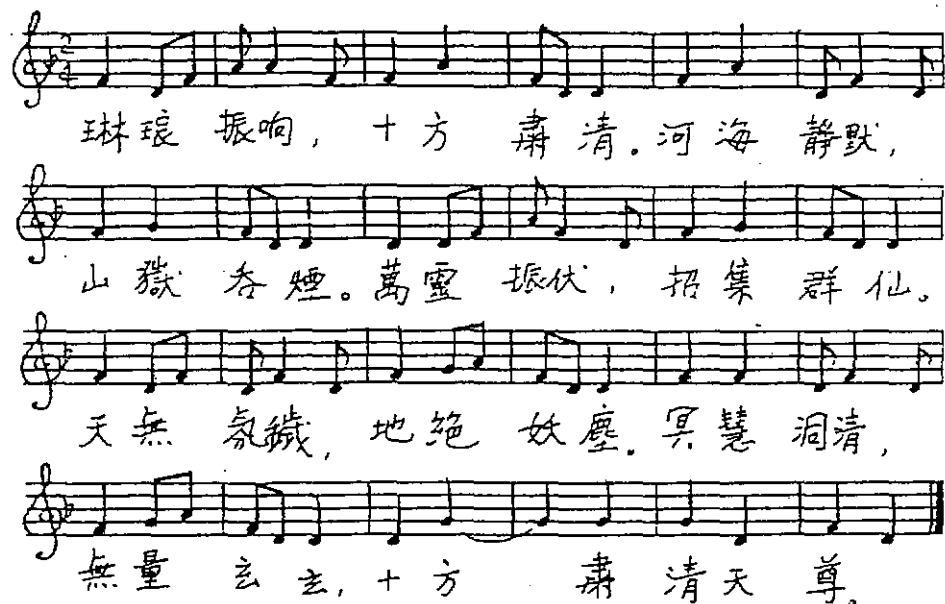
<譜例 14>

隨後，副講誦讀「愜意金章」，稟告上蒼此次修齊建醮緣由，並祈諸神降福保佑。與此同時，高功俯伏在地，默念懺悔文。待愜意金章讀畢，高功開始啟請九御十八帝等諸神，然後副講又宣讀「青詞」一篇，並隨即出壇外將詞文焚化，此時眾道士齊唱「三皈依」。靈寶派有一專用曲調，而高屏派則是唱詞相同，旋律卻同另一曲調「金光咒」〈見譜例 15〉。



<譜例 15> 靈寶派"三皈依"

高功在呈詞之後，再度洒淨，道士齊唱「琳琅振響」，兩派旋律又不相同（見譜例 16、17）



<譜例 16> 靈寶派"琳琅振響"



<譜例 17> 高屏派"琳琅振響"

高功接著在道壇中央手舞七星劍，口噴淨水、腳踏禹步，開始「召四靈」，亦即召請東方青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到壇來護守，並請謝、白元帥護送文書直達天庭，告知此地即將舉行醮事。

接下來的「魔王歌」，靈寶派是一首曲調莊嚴、速度平緩的唱曲，根據呂鍾寬的採譜，這首樂曲先是節拍自由的散板，然後是二四拍子十個小節，最後再接四四拍子十個小節。而高屏派同樣的唱詞卻仍是配了「金光咒」的曲調來唱，在速度上較靈寶派快了許多，氣氛上自然也較為活潑。（見譜例 18）

道 象 運 心 謹 當

諷 誦 第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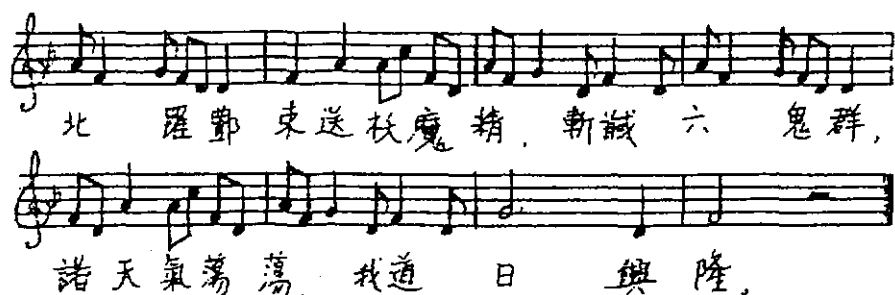
欲 界

飛 空 之 章

人 道 渺

渺 仙 道

莽 莽 阿 人 歌 詞 章 以 攝



<譜例 18> 靈寶派"魔王歌"

接在魔王歌之後，靈寶派又唱了兩首道曲「遣表偈」與「焚表偈」用來配合道場執事人員將先前朗誦讀的「青詞」拿至廟外焚燒，而同樣的經文，高屏派僅由道士大聲朗讀，並無唱曲。

仔細觀察比較靈寶派的「焚表偈」和高屏派的「請經」，可以發現這兩首吟誦的曲調幾乎是完全一樣的。(見譜例 19、20)



<譜例 19> 靈寶派"焚表偈"



<譜例 20>

經過了這個很長的請神、訴願階段之後，高功與醮主（信徒代表）開始至三清官前上香、獻茶。這時眾道士低聲吟唱「茶贊」，兩派的旋律表面上看來並不相同。〈見譜例 21、22〉，但是若取其旋律線條的骨幹音，又可以發現兩者之間十分的相似。〈見譜例 23〉



<譜例 21> 靈寶派"茶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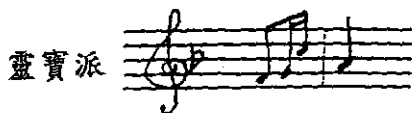


<譜例 22> 高屏派"茶贊"



<譜例 23>

拜完三清上帝，眾道士又齊唱「金字經」，魚貫在壇前左右交班，迴繞數周至三清壇前再拜後又歸定位。這首金字經是靈寶和高屏兩派道士經常運用的曲調，靈寶派的演唱速度較慢，旋律簡樸，聽來較為莊嚴，而高屏派速度較快，裝飾音多，所以聽來較為活潑，兩者曲風大異其趣。但是兩者曲調之間仍可以找到許多十分近似的動機。〈見譜例 24〉



<譜例 24>

就以上的對照比較，可以看出台灣南部的兩個道士團體在儀式的執行中所使用的音樂有極大的差異。由於音樂在儀式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所以在實際的工作執行上，彼此之間幾乎完全不相往來，無法相互溝通。

三、結論

台灣道教傳統分類上的正乙派與靈寶派在科儀、道服、經書甚至音樂上完全不同，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位於台灣南半部，大家習稱的「靈寶派」，事實上仍有兩個差異頗大的道士團體。

本文所稱的「高屏派」道士的活動範圍，是以高雄縣市和屏東縣為主，但是實際的明顯界線並不存在。尤其是在台南和高雄兩縣市的交界地帶，主持道教法事的道士團往往由建醮當地的村民或醮事負責人邀聘，因此台南靈寶派或高屏派道士都有可能膺任。除此之外，少數遷徙外地的信徒，在有舉行法事須要時，習慣上也喜歡聘請自己熟稔的道士來主持，這就會形成地域

分界的模糊。這種情形一如在北部地區偶爾也有南部靈寶道士主持法事一樣，屬於少數特殊例子。

執行科儀時所使用的經書是整個儀式進行中最主要的依據。比較高屏派和靈寶派所使用的經書，內容上除了少數的傳抄筆誤之外，可以說完全相同，因此在儀式的過程中，也沒有任何的重大差異。但是為何在使用的儀式音樂上會有如此的不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兩派世系祖籍來自不同的地方所形成。高屏派的師承來自大陸何地至今並不明朗，我曾就此事請教了此派的資深道長林德勝，就多次往返大陸經驗，他發現福建晉江和廈門地區的道士所唱的音樂大部分和高屏地區道士所使用的相同，而所用的經書彼此也完全一樣。

如果就林德勝道長所言加以判斷：晉江和廈門均屬於福建泉州府所轄的兩個地方，而傳統上所稱的台南靈寶派正是源於泉州府治¹²，所以兩派的經書、儀式上均大同小異，而科儀音樂上之所以不同，極可能是受到地方音樂風格的影響。從上例的一些比較中，我們仍可以在兩派的科儀音樂裡異中求同，找到彼此之間的相似之處。

這篇研究，只在陳述一個事實：高屏地區的道教科儀音樂和其相鄰的台南靈寶派有極大的差異。如果我們承認音樂在道教科儀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那麼這兩個派別必然不相從屬而是各自獨立的。實際上的田野調查也發現，這兩派道士在執行科儀時，不可能從另一派去邀集人手來幫忙，亦即道士團體本身壁壘分明，彼此不相往來。另一個原因是高屏道士執業的地域相當廣闊，他們有自己的勢力範圍，而且世代相傳已有很長的時間了。這兩個現實的情況條件，能不能構成一個獨立的派別，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

¹² 參閱丁煌主編《道教學探索》第二卷 1989 成功大學出版。